



夫嶺南之西樵也

後世之西樵也當湛子講席五

大科之名幾與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

之山 湛甘泉先生文集（五）為代

佈于珠三角各地是這一（明）湛若水 著 境社



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

湛甘泉先生文集（五）

（明）湛若水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楊子折衷

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也知言其索隱究理之不可知也賢言其苦節行人所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售倡其所難能則詭異與視近必疎履常反畧非達之斯民者也聖人憂之而因彘以訓中若夫揉紫亂朱鼓僞喪真此不待教而放之矣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據之姚興佞其胡神譯其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

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說詡章益無忌憚苟不當
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崇尚之者
乃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爲道蠹彼何人哉整庵公闢陸
楊之謬涓厓之於陸其泉之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不
賴三公中華又其夷乎銳嘗觀楊氏之書其旨二曰心
卽道曰滅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訣三者之
非而其書不足辯也惟天爲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
盡形之所納有限是故圓中竅外其方盈寸心之舍也
神明居之圓徹靈覺斯之謂心以涵一理而應萬事此
之無形上與太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渾爲一體理卽性

也喜怒哀樂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爲道民共由之
謂心卽道可乎人之閑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
其善性不泯也珠溷汚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
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岐皆心也無志曷爲志以道寧
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爲朽木乎孟子曰心之官則
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
真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
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
通者神所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
者遇事不亂聞盜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家之學思以

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者文之單詞
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大慧之教然也湛
子之辯曰何思何慮在乎致一不識不知在乎順則無
聲無臭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夫縱
意者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
不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舜之作歌康哉豫矣欽
哉之衷自如文王伐密赫赫怒矣穆穆之容固篤學者
拾級升階積步入室水到渠成匪聚行潦乃其凌高獵
遠暗億襲取顧左陷右等非實地譬之卽空而見花不
食而覺飽是病也彼楊子者攻謀試以取官館籍典以

博識白功相之寃爭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宜民之
政發慮構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同異
爲取舍逐取舍爲喜怒斯其卽心是道者邪充其類則
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則楊
子之無意其諸自道乎蓋無誠意也嘉靖己亥十二月
丙寅相臺崔銑書

慈湖立命全在心之精神二句元非孔子之言乃異教

宗指也不起而爲意便是寂滅

楊集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

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典觀羣怨孰非是

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

以聖賢之格言文自己之邪說所謂句句合字字是然而不同若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者此類也且其言止不言動言寂不言感言清明而不言清明之體大道之實無間於清濁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不知何故豈得爲知道乎且謂所學者何事所習者何事爲何而能悅其文自有先後而乃合學時習悅而言之亦異於聖人之言矣獨日至月至先得我心之同然又不知所至者何事何物又以至爲止也亦引入彼之說也

心自生生而但以變動爲言是亦佛家擊磬以警動人心宗指何足以知聖人之心使慈湖在當時間之則止

於言動其心而已又豈如荷簣者擊磬聲中知孔子不

忘天下之心

楊集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

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甲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

心之思慮日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

若如此說不俟清之正之然則易大學謂之洗謂之正皆非矣是敢非古聖人之言也夫不欲動意故不信誠意之說正心之說程明道謂韓持國曰道不在克卻不是持國事持國佛者也故其道何用克之說與慈湖同夫道心誠無克矣然不有人心乎洗之正之蓋謂人心

惟危發以盡道也明心即道然則人心亦道矣

謂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是也思非心意乎又

恐是索隱爾楊集思如此不思則不知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

而思也者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謂此也

時者道之別名一句近之但又以時為此為是而混同

於若不在時之時又云過改即止而卒歸於無起意而

不知聖人之戒毋意謂妄意也誠意之意謂本意也慈

湖於名義看皆不精品題皆未當而妄以己意改聖人

之名即又謂上古言時不言道二典三謨之前無書可

考何以見其不言道言道後世所以不明者即舜言道
心所以明道未見其爲不明也大抵慈湖只主張指心
爲道而不知天命之謂性性者在心率性之謂道道者
路之名發於事爲道豈可混也大抵是禪之宗指陷溺
學者豈不可惜楊集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
時是音之訛也是即此也古未有道之
名惟日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
世去古寢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
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弱此時即後世所
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
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即道也孔子生
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
無容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
戒之曰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
乎可求

未知止爲止之理卽爲至善其所言止亦禪宗戒定慧之定乃虛定也虛止也知止最深知止卽得是到頭之知行有許多節次者言其自然之勢也

楊集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

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奚獨舜心太甲本心亦靜止故伊非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

絕四之說先得我心同然然四者旣絕卽廓然大公天理流行矣不知天理流行猶是寂滅猶是死的四絕虛寂種種之說已辨在前慈湖主張不動意不用思及不懼至於周公仰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說不去

了又云卽思非思卽懼非懼卽謀非謀是遁詞也惟有

中思出謀戒懼最的當

楊集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動乎意則為人心孟子亦曰仁人心

也心可言而不可思孔子知門弟子必多以孔子為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卽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卽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卽懼非懼卽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善惡往來差錯雖有而實無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思

彷彿渺茫冥昧氣象皆是想像中來乃幻意也而以為

得不亦誤乎

楊集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粲

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玉籠出沒天矯于萬峯羣翠之間可觀可駭而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光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月爛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泠泠其鳴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

心不用尋亦自常放此覓心了不得之說楊集此道元來卽是心人

人拋却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事親事長之心不得其中正卽非道思量討愁卽五祖

纔商量着便不中用楊集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

去莫回頭

顏子三月後只念頭稍有不善便覺便了無形亦何謂

小失非如雪花著水有形跡也楊集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

雪花輕著水冥冥不復省濟醇

父召急趨時若心不存不中不正亦百姓日用不知行

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何云便是道且有時如此未必

人人時時如此所以要學成之

楊集有心切勿去，夠立

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斤妙費
盡思量卻不到有時父在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

此時合勸承認狀
從古癡頑何不曉

不識子思孟子亦不識孔子矣其言詞氣狂妄自恣所

存可知一二十年所謂覺者都被慈湖惑了

楊集大哉
孔聖之言

哀樂出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不見乃真見不
聞乃真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莫之承終於昏誤認

有子為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之臨臨濯之暴
之覺之覺即濯即暴無不知子思孟子亦近之惜乎

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滿天下指其非
者何其少惑惑後學何時了安得大家專主孔聖言

盡制異說明大道比一二年覺
者寥寥多幾二百人其天乎

徒知援儒入墨而不知將孔子說壞了孔子豈過哀越

陽子折衷

二

禮而不自知者蓋以慈湖說聖人矣蓋聖人之哀顏子乃性情之正之常門人不及者視之以為慟耳其實待

諸子一般豈有厚薄觀請車為櫛一事可知揚集少讀易大傳深

愛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為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間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泚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畧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為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為益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

此說得竟是虛應的光如佛說光耀耀地而不知下文

許多實處如惇敘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及治曆明

時以下等事皆實事也虛實同體既竭心思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必行先王之道且以無知為聖

人正是禪宗楊集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

為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惟其無意無

我故虛故明無所不通而被囚表格上下深悟孔子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

動之微亦意也而乃以已意遂指喜起熙以為幾此即

拈花豎拳之意楊集蕭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

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為幾幾微也動之微也是

為感動之幾也猶機焉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

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

畧言而不可詳信欲知此幾即元首之起哉是也即